

先

天

集

先天集卷五

律詩七言

仲春初五日報謁

玉磬蒲團出定音，謁酬與世費浮沉。  
徑松叅漢周官肅，塢竹藏雲商易深。  
暮色溪山皆有道，春風花草本無心。  
年來年來頭成白，斗酒樓前明月斟。

多謝

多謝東皇著意晴，海棠勻趁笑相迎。  
園林富貴何千萬，花柳功勳已十成。  
曉雨有情於芍藥，春風無處不流鶯。  
扁舟水長一篙許，茶竈筆床聊意行。

早起

早起輕寒尚袂衣飯餘春雨滿行旂春波綠處春草  
碧曉露濃時曉日晞桃李年年春富貴桑麻事事道  
精微詩情不在火爐畔風雪灞橋烟景歸

厭厭

厭厭夜飲忘更深客不來辭主有情僮僕觸屏成蝶  
夢姬姜歷笛作蟬聲月如有待行行慢風不生嗔細  
細清萍散人生何可料嬋娟千里共交盟

項似道眉子硯

集賢得予同年湯東澗所贊眉子石輒贈梧

岡命許某賦之得一首

新安硯石舊多奇  
硯入黃扉得所歸  
呵水浮雲尤物  
視傳衣半夜偉人知  
坡仙爲欠十眉詠  
李及何妨一  
硯持堪笑泉田老居士  
無端渾沌盡新眉

憶胡同年

同年情誼弟兄侔  
姓不同兮馬范儔  
吾榜得人今古  
盛使君與我腹心投  
斜陽遮斷離愁路  
野渡撐開別  
恨舟水調聲中多少事  
暮烟林壑月明樓

賦廷玉菊存堂

祖菊園翁孫菊存  
君家菊譜傲蘭孫  
天隨天問非他

族秋意秋懷自一門白送遶籬從谷谷黃飄流地彼  
村村花應自賀三生遇親見淵明無此孫

賦吳廷圭簣西亭

竹西歌吹古揚州分與延陵第一流直節雪霜霜曉  
檻虛心風月月明樓東南直道輝青史朔北虛懷動  
玉旒立盡斜陽更新月纏腰騎鶴此君游

題德新堂

同年吾憶鄭盤翁獨向盤銘緊用工似玉躬行勤淬  
礪如碁世事極磨礪初年晚節渾無數昨日今朝便  
不同遺子貽孫新未已盤銘須信有奇功

起來

起來霜月冷颼颼清興催人不自由萬戶千門胡蝶  
夢五更三點黑貂裘旦公待旦霜如雪時夜如時月  
似鈎明日人來問寄字一天霜月倚西樓

露

輕烟薄霧結淒迷顆顆勻圓訝許齊無雨無風聞葉  
響如珠如粟壓花低飛來蓮葉仙猶濕吟過林稍蟬  
不饑散洒劉郎金露掌不垣不戶總京低

臨川

臨川攝守得仁侯閔兩精誠貫顯幽五日不將京兆

看豐年惟切杜陵憂  
先欣霖霖滋青稻  
竹見滂沱漲碧流  
物外閑人歡喜處  
炎天亭受一亭秋

送孫山長謁皮叅政

龍榮

授鉞天教錦故鄉  
公心泉石不旂常  
沙堤正自恐不免  
野渡安能久退藏  
羨子白劉從綠野  
顧予雞犬愧旌陽  
袞衣會趁春風入  
野服猶堪謁道傍

代弟二首

少年卜式謾輸邊  
畢竟鄉人合薦賢  
純

忘寢

食浮名過眼謝騰騫  
聖恩雨露榮親日  
春酒光風介壽天  
世事到頭都是夢  
青衫贏得畫圖傳

渭陽夢斷幾經年，幸甚東床再有緣。  
躍鯉庭中看鑄鼎，乘龍門外待揚鞭。  
墓碑不載韓翱字，文集應傳李漢編。  
愁滿重慈鬢，過雪夜來風雨暗前川。

挽張丞咏

異時兩舉遂登科，人謂功名當若何。  
三十餘年空屈曲，七沓脫選竟蹉跎。  
爲丞再出簿尉下，斯世渾如夢覺過。  
同里同年老御史，諒難如此不悲歌。

送周徽州赴建州

作牧文公父母州，考亭今又借邦侯。  
來莫建山同仰止，去思歛水共長流。  
貢茗莫淹千里守，和羹須是百



花頭暇日摩挲字壁記昔梁叔子後身周

次周尚書八首

卜隱偏宜大好州浮雲夢不到王侯細評月露蒼山  
峙靜止花開綠水流泉

簑無雨可

淋頭西江賓幕相湏久贏得閑吟謁道周

温州今似古青州溫飽能輕百戶侯沃力泉源那擇  
地歲寒砥柱屹中流要知蟬三公府便是黃扉四  
狀頭萬事世間唐土爾辨將勲業到伊周

公與梅溪生共州一編默受似留侯冰霜歲晚全清  
節涇渭胸中肯混流皎日當空峩豸角支天一柱屬

龍頭時清俛可巢由我身健猶看師宰周

曾共芙蓉下視州舊衝仍是醉鄉侯半山相俟歸投  
老若水公兮急退流世事每觀強努力人生何似大  
刀頭摘文儘自染燕許閑夢何妨我蝶周

老氣軒昂蓋四州文場真將屬條侯君扶黃道青如  
許我住花屏翠欲流禁路促歸一夔足詞場飛跨六  
鰲頭隱箕山上泉瓢許歌大江東羽扇周

后山着意送荊州相伴兒童餞細侯風月夜深獨先  
覺乾坤秋老不同流江閩凱悌地聯脉關陝規恢天  
盡頭聞說齊疆婦唾手世如用孔作東周

詩律無寒

鄴州家風洗耳

侯

傳以酒爲真

印萬法惟梅不共流幸免五經嘲笥腹可無百尺進

竿頭從來此道飄零甚戎索惟憑疆以周

平原平等視青州不佛不仙仍不侯滿樹絲蘿天富  
賁半牕水墨月風流皆云臨濟具雙眼且放東坡出  
一頭劈畫尚能千百歲湏臾一笑跨商周

排律五言

暮春聯句九首

清廟朱絃瑟羔羊素絨風釣竿漁艇小園徑李蹊通  
白酒渾忘送皇天似不公風簷開秀色雪嶺現酥膏

王化殊無外聖賢時復中人稱君子子卿自密翁翁  
從喚酒經癖聊紆按史忠前知安用卜定見不訪訂  
橘僕使令熟竹君家計豐六年無不可三語將無同  
椰子慣乞巧韓公不送窮

只爲士大夫道  
得介乞字慣

畏愛看衰日清和夷惠風仁何如管仲恩罔極王通  
王必三微謹天爲一大公五行應過眼萬字佛頭胸  
治國運掌上經書滿腹中憑欄心尚壯引鏡鬢俄翁  
錫屈天生德教咸黃覽忠齊夷靡瞻騁內外詛萬訂  
一酌泉流濁四知囊匱豐詠觴聊暢叙羨水辨和同  
不當陳三價難逃黃九窮

祥雲仍瑞日 霽月更光風  
虹夜書舡滿 鷄林詩賈通  
十行寬四海 一國詠三公  
經史遮矇目 古今澆渴胸  
太玄難準易 皇極辯非中  
清夜談玄處 盛時無極翁  
乾坤涵奧學 日月照孤忠  
自信區區者 遙怜處處訃  
天無厭周德 年侯克商豐  
群后集班瑞 宗人宅受同  
太平無以報 真意渺何窮

沃心禪帝學 古道暢皇風  
天下真無敵 君前置一通  
將拚龍尾硯 去作魚頭公  
筆底瀾翻舌 談間磊塊胸  
通明雲殿上 清切玉堂中  
發軔同安簿 深衣獨樂翁  
孝經題幼志 治鑑見精忠  
元祐龍蛇雜 開禧蝨賊訃

隆冬老儒立好黨一碑豐三晉春秋在千年綱目同  
長天焰孤憤清夜好研窮

我似瀟溪拙人嗤凝式風天連千障台水可四溟通  
我友二三子他年十八公逍遙吟弄趣洒落霽光胸  
傲睨芸香裏醉眠花影中文章解遷史詩律更涪翁  
與酒交逾密爲花謀必忠鶴琴清夜警鶯燕暮春訂  
冰釋契杜預露晞詢鞏豐幾能知至至學貴不同同  
山水清音有園林勝事窮

徐字不晉帖楚詩無國風

山谷補東坡我詩如曹邴  
淺陋不成和公如大國楚

吞五湖三江十五國  
風無楚詩蓋外之也

天邊長劒倚花外小車通不肯

吏文叔誰能書子公二三豪俊出數萬甲兵胸柳暗  
琴三疊梅殘酒一中羨君屠龍技笑我祝雞翁擊甕  
浮兒志編橋度蟻忠行春奉寬詔佩犢弭兵誼天濶  
吟邊遠月明詩檐豐秋光宦情薄鳶鷂嘯聲同清澗  
耳堪洗深山目更窮

寸心元有兩八面更當風精衛海能涸杜鵑天可通  
君臣知有義褒貶豈無公一展霹靂手九吞雲夢胸  
狂瀾障川外砥柱橫流中曷不身伊尹空教口晦翁  
主憂臣不辱世亂孰爲忠白日青天共潢池渤海誼  
居家移官理憂國願年豐今古心符節乾坤理勘同

普能知道大院不慮途窮

爨調能十兩具訓微三風希聖如顏子何時笑叔通  
明經徒爲利穢史不能公落落經綸腹悠悠錦繡胸  
茶烟禪榻上花葢酒盃中皇覽方佳少青衫已禿翁  
淒涼語棊話寂寞教咸忠青嶂鶴仙返白楊鴉夜誼  
庭前雙桂樹堂上六經豐皇帝春秋盛車書夷夏同  
移忠耶士諾獨善未妨窮

賀公雅吳語文靖詠唐風我自儒多誤心慙佛六通  
將馬用彼相不肯爲渠公明月夜滿目晴雲曉盪胸  
馬更騎東下驢更入花中無慮殊難老有頭能自翁



徜徉生計拙，瀟散自謀忠。  
白酒盃中滿，紅塵門外紅。  
漢輪謾牧叟，魯質不周豐。  
自詭冰堅渡，如新火澆同。  
青山青未了，綠水綠無窮。

詩雜體

途中廢禁體雪韻

野店衝寒出曉芭，  
渾如踏月過溪沙。  
五漿先具簷頭葢，  
六博爭雄屐齒花。  
狐白裘成天不管，  
玉清境淨地無瑕。  
素光自是漁人物，  
披得一簑來酒家。

十二辰

饑鼠簷行驕捷疾，  
蝸牛角立爭竒崛。  
似聞猛虎今陸

游從以卧免未飄飄先生龍卧未風雲春蚓秋蛇供  
醉筆蕭蕭馬鳴旆悠悠牧民如羊良率易人言唐土  
愧二猴漢使碧鷄真浪出屠狗師還戒勿用驅猪試  
問問王弼

題清足堂

轅轡格

秀翁今又以光名牕外琅玕不欠清十八公松曾入  
夢兩三竿竹豈無情紅塵不近春風瑟瑟翠色能添夜  
雪燈我欲釣竿蓑笠去斲分烟兩子還能

次韻曉行進退格

主人別客屢挑燈客喜乘涼月下行暗露濕螢仍濕

草曉風殘月更殘更柔情燕燕椒房夜雅韻鶯鶯桂  
魄晶朝往長沙成夜醉宵征肅肅醉翁亭

用名世弟韻進退格

大圭白壁男兒事小酌青燈兄弟情倚閣烟雲生別  
浦高林風月滿疎櫺人生功業何損益外物本心須  
重輕志節始終非易事退之猶自憚天刑

悶來首尾吟

悶來時暫作兒嬉沽酒溪邊就買魚鷗鳥水雲天一  
色梅花雪月地三奇水西何況景尤絕雪後懸知畫  
不如安得扁舟更蓑笠悶來時暫作兒嬉

次韻程說和首尾吟

燈花昨夜爲誰開誰笑泉田處士來不染一塵宜寶  
界長如三月似天台頻搖塵尾頻揮翰每看蟾輪每  
舉盃和氣滿堂春拍拍燈花昨夜爲誰開

先天集卷六

絕句五言

贈朱野拙

官樣何如野謀生拙最宜君門標野拙篆刻大精奇  
絕句七言

千年

千年光景東西漢一把春風大小喬坐嘯行吟芳草  
碧杜鵑時節雨瀟瀟

黃菊

黃菊飄零滿地金詩人在用一生心木犀滿地金英

落消得詩人曉夕吟

次韻胡同年女

吳猛幽閨毓彩鸞飛瓊相約下人寰老翁年復兒時  
貌乞我靈丹駐玉顏

人間

人間瀟洒柳塘仙三遣詩來各四篇安得左鰲右杯  
酒與君爛醉柳塘邊

次韻馬樞密二首

卧聽急雨半篙深曉展芭蕉數尺心携手方山行樂  
處滿林松竹翠陰陰

年來閉戶學崇深  
邂逅論文悅我心  
濁酒一盃茶一  
椀坐看日影轉  
桐陰

入邑道中 三首

苒苒歲除佳樹少  
行行高處烈風多  
世間無若歸田  
好其奈吾生未老何

鼎立三才名曰人  
分明宇宙爲經綸  
不應雪霰風饕  
後便作岩棲谷隱身

天涵地育王公旦  
德備才全范仲淹  
萬世直教懸日  
月肯如秋雨謾  
廉纖

有感 二首

晴明佳思吟難盡  
兩雪愁寒撥不開  
天地中間許多事  
不應暑往不寒來  
日忽出天將有雪  
雨將降地忽無風  
陰陽二氣循環耳  
靜入儒生一咲中

賀滕推入郡奉祀

谿齋之後未多年  
有子親曾聞性天  
助祭此行春滿眼  
沙明草暖白鷗眠

途問伍

乍雨乍晴寒食候  
半花半蕊山礬香  
老農甚喜天意好  
日暖今年不凍秧



車中

路平正好坐車中  
時有禽聲山翠濃  
憑軾斜眸看  
法帖開簾正面受春風

白雪

白雪家家拆蚕箔  
清風行行入秧苗  
半開猶蕊花情  
遠久雨初晴禽語驕

槐影

槐影本來惟戴日  
蟬聲固自未知秋  
斜陽薄雨羊歸  
徑冷月橫星人倚樓

吟蛩

吟蛩不管興亡事，舞蝶那分夢覺身。  
別浦連塙歸遠客，高山小徑過樵人。

朗湖道中因見二事信筆二首

屋下種花簷露滿，牕前疊石岫雲生。  
春風不解分疆界，本自無心却有情。  
烏雀逢鷗皆億鳳，鸚鵡遇獺等求魚。  
秋風雪散天無極，清曉冥冥鴻影孤。

贈碧鑑相士蒲田林行可

君如碧鑑照英雄，我鏡清寒印太空。  
請向文昌橋上看，碧天提出碧流中。

贈談命韓東野

時來風送滕王閣  
運去雷轟薦福碑  
莫道去年曾笑  
了從知禍福逐年移

春日

夜雨晝晴花世界  
晚風朝露柳精神  
花花柳柳春何  
限安樂窩中第一人

與鄭婺源

淒涼客舍岸維舟  
明月清風古渡頭  
飛鴈不來雲欲  
暮碧英一樹十分秋

賀楊司戶庭玉

楊閑酒盡不成聲  
楊柳烟中一棹輕  
日暮碧雲烟水  
濶梅花難寄此時情

新安道中

白水黃山天一青  
雪梨金柳眼雙明  
要知來日清明  
日請聽鶻鳴第一聲

無山

無山平野雲天濶  
有月高樓烟水微  
渴睡車中鶻一  
轉愁吟路上蝶雙飛

望中

望中惟有山平遠  
山外更連天  
沉寥好着箇亭管烟

水夜涼明月舉杯邀

首夏

首夏清和如惠夷心情熙洽似唐虞竹梢巧送月到  
牖荷葉亂迎風入湖

用勺吳初隣

沉瀼崑崙未曉霞霞邊何處着瑤花初隣扁字先穿  
室花外何時我小車

題婺源齋序

濃淡烟雲山展盡淺深篙櫓水接藍扁舟我欲春風  
裏魚鳥依然舊所諧

次勻胡梅瀧

對梅花每恨匆匆竟日望斷胡梅瀧欲往從之秋水  
隔參橫月落夢渠儂  
夢渠處處曉星殘秋水盈盈隔曉山山外梅瀧應秋  
水一泓秋月夜將闌

月庵

羽人蕭散月庵深問月青天無古今但放虛庵如月  
樣更教月住在庵心  
廣寒只欠栽梅樹寄傲何須傍桂林君尚有庵我無  
有不遮明月半邊陰

贈寫梅僧處能

月明牕上老梅癯我有天然水墨圖  
笑殺無文癡老子冰綃影裏覓林逋

荅雲甫程文

一川風月有餘地萬頃烟波無盡天  
蝶夢笑渠飛綠樹鷗盟了我釣魚船

風將楊柳綠鋪地月畫蒲萄架在池  
却扇清風嫩涼夜携筇明月共歸時

贈竹溪

子厚有溪渾未竹薇之有竹不能溪  
試問竹溪何所

似風流六逸共標題

贈張相士

我生丙子自盤空  
愛主憂時水注東  
願子相人無軟語  
莫教人喚密翁翁

贈梅隱術士張尉

梅仙亦向市門隱  
君去市門翻隱梅  
貴賤窮通春夢覺  
孤山依舊水邊開

雪後

青山露出本來面  
白雪消融清淨身  
松樹也知修養法  
白頭翁作少年人



萬木未春先玉蕊千峯非浪亦銀山雪融畢竟無蹤  
跡依舊梅花耐歲寒

雪濶濶時逢曉日水粼粼處識春風天公留取峯頭  
雪與作人間別樣春

送高安辛聖祥謁後林

論相何如只論心無心無相更難尋清風獨卧羲皇  
上床下明朝拜後林

送徐君何

英雄捧詔出樊籠抖擻征衣趁曉風一笑相逢儀舌  
在明朝秋意滿芙蓉

簫鼓

簫鼓元宵氣象豪  
初晴天意亦風騷  
怕渠窓外梅花落  
永夜吟聲不敢高

雲護

雲護輕陰桃李初  
太平無象酒邊垆  
上元晴景樓臺曉  
一樹梅花並雪予

月明

月明如畫好元宵  
歌管樓臺景色饒  
鶴舞琴聲相應  
答梅花清福共誰消

咸淳五年天下都散漢  
許月卿飲無笑醉後吟

詩秉筆達旦

達旦吟詩達旦飲半生信直半生貧  
睡魔猶侮汪梅叟何況悠悠俗累人

此行

此行得得不虛行兩勇雌雄聚德星  
憂國愛君吾輩事囑君當局喚惺惺

樂天

樂天歌裏商人婦子美詩中黃四娘  
莫向癡人前說夢世間萬事海茫茫

風起

風起成文天氣好水清如鏡地如鐘師門名節千千  
載直與湖山共不窮

觀吳廷玉五雲歌書其後而歸之

鈞天九奏玉皇歸閣皂神馳重嘆吁勸子癡人前莫  
說怕渠來討費分疏

旅獒畱

戒獒式燕紫陽詩展畫如觀作訓時我道非唐無此  
筆宋人那解析豪厘

次勻用學禮

章泉姓字馥於梅宅相相逢亦妙哉見說章泉詩刻

粹幸分一本洗塵埃

蹙然詩句慰空虛拭目科名看到渠了却科名詩未  
晚殷勤圯上一編書

訪渭陽

勇待甥如待大賓玳筵致語厚詞人玉堂金馬和風  
月應有佳篇繼後塵

題劉後村所跋楊朴移居畧

曾對君王已放還何須當道把漁竿使輶將宿人將  
避物折漁竿題入山

呈翁司理名方子擢婺邑

桃李春風山谷酒河陽桃李更春風風流建水翁承  
贊樽酒論文千載同

跋東坡墨跡

海外歸來衰鬢皤浩然之氣筆嵯峨富貴不淫貧賤  
樂萬年千載一東坡

二芝蘭

一年三季煒煌煌幽谷無風花自香香水風聲千鶴  
唳佳兒未數謝家郎

即事

桑柘行行秋又夕芭蕉葉葉雨和風古今陵谷休回

首洗眼師門桂影濃

九江

滿目山川賢否異對床風雨弟兄同九江莫作淮西  
看記得九江元是東

寄張立道

故人華職又爲州當日商量今不謀捷徑終南共慙  
愧今人莫遣後人羞

休休

休休何侶禹行水往往渾如宋握苗看到五行精妙  
處月明溪上竹蕭蕭

茶糜

玉質清綃愛道裝不嫌春暮越芬芳  
宋風

麝空使微材恨海棠

默齋壁間竹鶴

琅玕壁上林梢接彷彿胎仙舞雪翎  
欲識主人齋扁意此君相對不容聲

星學

星學精微蔣逸堂濂溪一賦見行藏  
樓高照眼銀溪水萬籟無聲月印窓

先天集卷六終



先天集卷七

記

天多許記

仰面長嘯天何多馬子才語也吾家西塾面烘窓陽  
不能以暑秋八月戊申闢之敞其前已酉稱畚揭膚  
菑蠹平土塗程板幹繩墻以屏以址以剔以術以迪  
以滌以甃隙地遂可容客客咸規予築臺樹桂其處  
予曰樹桂成陰如天少何孰若與客舉觴仰嘯共此  
空濶之天也先是甕牖橫陳驕暑頽制涼颼踵焉謝  
不領謁曲牖衡從自相杓鑿坐翳所都日月如仇不

一二晨宇宙頓豁天無疆界地受約束清飈皓魄結  
騎偕來閑宵意在衆籟銷聲河漢不波天容正清臺  
符華甚雲物萬狀勵竒納巧經星緯宿告歸指授毛  
骨盡仙下臨廣寒多哉此天子取予求不我靳惜一  
何幸也客喜而歌得未曾有予曰西偏屋不多槐榆  
翳空虛昔吾與退之同病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今吾與子美同喜取子才氏語之曰天多客以為何  
如雖然天在山中象吾心也前言往行識貴乎多多  
貴乎畜吾兒二三子學焉於西塾畜之先於多乎約  
禮之先於博文乎誠身之先於明善乎性無內外學

有後先識多則天多進乎子才多矣他日此屋有請  
曰請毋氏我以子才氏淳祐十有一年許月卿記

友仁先生壙記

許氏姜姓也先君諱大寧字寧之徽州婺源許昌人  
故簽書樞密院事鶴山先生魏文靖公嘗友其仁曰  
天下仁人也以小篆扁其堂曰友仁對客稱為友仁  
先生曾祖考諱良故尚書工部侍郎秀巖先生李公  
題墓道云有宋善士祖考諱安國叅知政事鳳山先  
生李公署以淡軒居士墓道考諱琳故左丞相克齋  
先生游靖獻公以長者書墓道之顏先生生而秀穎

孝友異常兒左右就養四親異之十年哭淡軒誠哀如成人執喪如成人厥九年喪長者於是大母張母胡兩世隻景癯於雙鶴先生哀盡然有以得兩母心生其死骨二息曰吾有弟矣張夫人歿十有五年而胡夫人即世先生哭之若喪長者而哀曰余為童子時筆墨洗空畦徑諸老先生摩其頂曰希有希有朝廷方以進士科級人余傲兀其間歸而讀有司所可者皆余始所為後改之者也又三年率如是轉教人意懶矣胡母欲進士余余如泉石何今吾終不復有母又奚暇進士哉蓋自是不應書先生和平溫厚視

人猶已過人不欲人譽已濟人不欲人德已性於天  
世於家然其用力於求仁深矣故當理而無私全體  
而能惻隱見有蘊年者先生爲之誦西銘曰謁糴者  
豈獲已哉挾金不多人徃徃厭其煩餓者由是衆必  
多金然後得糴得糴者滋寡殍死者山積安乎先生  
手權衡背汗滂若無秋毫厭數意糴未徧家人云食  
終不食曰一人糴其家待而食者且十人餓吾一人  
而食之胡不可人私其私以隣爲壑先生不間遠近  
一之以西銘歲覈戶若干口人予之粟戶戶春風而  
族姻濃焉曰糴者西銘理一也予者西銘分殊也藥

其病棺衾其死泉幣其窮無告者不必族姻然不幸麗桁楊即衣纊之達徑闢之石之川不梁造舟而梁之衣冠佩玉不動聲容而悍者神伏狡者心化有不善萌焉畏先生知不敢為者甚多訟不即有司而之先生之廬得片言皆失其所以爭而去常曰松柏之下其草不殖為富不仁者未嘗學問耳故先生之鄉貧富皆得所安急人之急雖犯大寒暑當大患難得疾疢致空乏為世非笑了不顧二昆既逝恤孤扶危有人所甚難者蓋先生一身即西銘也哭從兄端之詩云幾年書案共囊螢豈料于今隔死生回首鶴鴒

原上路雲愁煙慘不勝情是時纔十有三齡云平生  
祭必敬祭已必哀事尊者必盡禮遇少賤必降屈共  
利必薄取共患必先赴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憂  
人之憂樂人之樂出於至誠人爲感動犯之不校清  
之不濁性有常度終身如一日家傳紫陽夫子之學  
本身證民坦然明白易知易行學者問疑必解輻輳  
見其進則喜如己子異時場屋人人自秘先生昌言  
之聞而用其言輒得售司文衡者所擊節處蓋先生  
語病中讀韓退之文杜子美蘇子瞻詩終身不遺忘  
曰吾病未嘗無所得用是先生詩文似韓杜蘇晚讀

黃魯直詩而說之故暮年詩體一變月卿初能言抱而教之曰段秀實笏擊朱泚顏杲卿面折祿山簡冊有光精爽如在惟爾英烈追配古人此高宗皇帝追賁李若水辭也小子識之淳祐四年月卿幸賜對因憂勤逸樂之問極陳時宰以逸樂二字爲竊權之本考官懼第爲五甲有旨陞第四先生喜曰真吾子也月卿西仕危邊人笑其左先生曰吾教之耳好賓客無日不投轄築群書樓愛蓮閣一觴一咏至者忘歸客方貴盛禮不爲加其落陷阱悉力拯之不倦仁之義仁之勇如此夫盤錯游刃而沈靜如愚使用於世



才德之傑也。生於紹熙四年十一月廿日癸未，歿于淳祐九年七月七日丙子，得年僅五十有七。神明不亂，笑語而終，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更相唁曰：「世復有仁人如是乎？」先是欲以少牢享神祠，乃輟不享，不肉食者，不知其幾家。或曰：「仁者壽，夫子欺子哉？」或曰：「愚竊聞之矣。」歲戊申，久不雨，民無生意。先生齋宿，籲帝願減齡以救天下，其詞良痛。明日雨，明年先生歿，若先生真能行朱文公之學者，世之誇口耳曰「吾學道德性命遇事輒趨利秦越視人世道日降有由哉」聞先生之風，庶其有瘳乎！此其壽蓋弊天壤矣。仲尼不

我欺也有雙桂堂藁若干卷減齡詞無藁先生爲善  
不蘄人知類如此其誦言曰陰德如耳鳴人知之者  
豈陰德耶彼沾沾自表露者相去蓋九牛毛不翅矣  
娶李氏子男月卿承直郎前差充淮南西路安撫司  
准備差遣協卿後仲氏日卿時卿業進士女適俞有  
大張沂季未行嫁孫男允茂允勳允莊允英允芳允  
葵孫女五人十有二年十一月有一日甲辰墓北珠  
潭之上孤月卿泣血記

題跋

書楚辭後

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文公集註謂虛以待之於無為之先恐兩之字當作一樣看虛以待事於無為之先無為事先也無為之先猶言勿為事始事來然後應之不先以事累吾心也恐屈原本意如此

淑離不淫註淑善也離如離立言孤特也按離立出戴記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則離為兩人相麗明矣屈原本意恐謂麗者易淫惟橘麗而不淫此其所以為善麗也離當訓麗恐不當引離立若引離立則離坐豈亦孤特乎

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韓陽湯都亳文王都豐武

王都鎬身都卿相之類

都皆訓居今訓爲大

可謂文王大豐武

王大鎬身大卿相乎建邦設都豈可謂建邦設大乎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  
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集註  
降叶乎攻反能叶奴代反按此六句一韻也文公以  
爲三韻恐非是庸與降叶如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  
于萬年保其家邦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  
兮之類是也江與庸叶則降豈不可與庸叶乎蓋四

聲通同也庸與名叶如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  
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之類是也名與均  
叶如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之類是也  
能與佩叶如畜於財親賢而任能此成王冠祝詞也  
之類是也財與能叶則佩豈不可與能叶乎蓋四聲  
通同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蓋  
思亦與財叶也觀于詩可見

哀民生之多艱終不察夫民心民人也原自謂也集  
註以為衆人恐非是但味語脉則可知矣古者民與  
人通騷經一篇此類甚衆如民生各有所樂集註以

為人生相觀民之計極集註以為人事民好惡其不同集註以為人性民之訓人集註既有明證哀民生之多艱終不察夫民心此二民字亦當訓人蓋原自人也

瞻前而顧後集註瞻臨視也顧還視也恐當云瞻仰視也九後之於前下之於上則言瞻臨者以上臨下也恐非詩靡瞻匪父民具爾瞻魯邦所詹瞻仰昊天論語瞻之在前等意

歷吉日乎吾將行集註歷遍數而實選也恐此歷字只是治歷明時之歷不當作經歷字解蓋古者只有

此一歷字經歷用此歷字治歷明時亦用此歷字後世以經歷為歷歷象為曆乃後世創立此字以別于經歷耳如堯典曆象亦後世所改

跋許氏世譜後

右吾許氏世譜王荆公所記也某聞歐文公曝書偶見此忘其荆公所為讀之乃審甚嘆美之某亦以為史遷筆法焉暇日因校以諸書稍正傳寫之謬并語諸子弟曰吾氏自神農以姜姓非昉乎伯夷文公之言殆有當攷者若忠孝以世其家某輩尚自力哉淳祐辛丑重九日月卿謹書

先天集卷七

先天集卷七終

八



先天集卷八

書

上程丞相元鳳書

昨告矩堂先生曰上之相九十有三其四公者已確乎不泯滅文靖三清獻是已歲月馳駒事功掣肘清義如鏡信史無蹊月卿區區芻蕘豈有他哉願王成佛爲錦添花使百世之下論吾皇賢宰相以公爲第一人文靖三清獻居然下風月卿亦與有榮焉夫矩堂三士畜我我猶國士報之况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乎故月卿所言於矩堂者有七於先生者有三

一曰服人心矩堂之未相也力排冰山徹屣瑣闥矍  
鑠請行蜀相泚顙相業已基于此矣逮夫蚌鷸相持  
螳蟬在後沙堤新築薄海共瞻曰大學中庸之道將  
行天下乎夫何丞相爲承受之謠無能改季氏之舊  
端明作尚書之笑不能揜天下之目昔日如蒼生何  
今日如安石何人望頓輕明主增喟惜董之號道傍  
揶揄大學中庸至是掃地矣司馬文正之相也遮道  
者如堵牆縱觀者升屋極遼人共相戒曰中國相司  
馬矣何以得此於人哉月卿謂訥齋行且相矣願以  
一人心爲第一義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人心最  
易以理感最難以勢屈翰林學士趙汝騰雅有物望  
端明殿學士趙希聖抑又次焉自汝騰以夫之並召  
希聖以夫之並除而矩堂為海內所輕夫端明班文  
昌下固也胡不曰依舊端明殿學士某部尚書則妄  
議何從而生乎張文潛論韓退之可覆視也矩堂語  
人曰端明作尚書非某之罪某固嘗爭之上其如計  
不行言不聽哉以夫君子人也然與汝騰不相樂出  
命如此不足以得二賢適足以致兩失招虞人以旌  
是又一鷸蚌也訥齋而相願從容上前希聖汝騰御

筆並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並日供職  
則既無老子韓非同傳之疑又有伯夷太公居周之  
喜汝騰既至喻以子方潞公之事釋賈復寇恂之憾  
然後以命汝騰者命以夫則汲直在朝淮南寢謀衆  
賢和朝萬物和野天下將翕然曰訥齋真宰相矣高  
不忘有直聲嘗攝柱下史矣今以大司農召戚謙之  
權侍郎矣今日太常不是卿汝其來魏求已正即矣  
今日汝為廷尉丞王伯晦固曰居憂楊元極章子美  
乃得待次州郡何用賢如轉石耶舉錯如是安得不  
至於失人望哉先生其鑒于茲二曰克已私趙與峇

餉師重咨科降脫漏泉粟可罪也何至怒之如是人  
曰與嘗得君不能解丞相之嗔他日可知矣明道先  
生曰四凶之去四凶自取之舜何嘗怒今所過不能  
化所存不能神他事稱是難以枚舉是平日讀文公  
四書殊無受用處也鄭毅齋守建明主所以待侍臣  
也因其免犢遂有別與州郡之命奪以昇素所厚之  
人此豈文公四書哉毅齋在後省前論今豸後論新  
豸皆正論也坐之廟堂不激不隨如太山喬岳雖不  
見其運動而功利可以及物今豸正人必不以一己  
廢法必不以舊怨廢賢別與州郡之命天下後世有

一議矩堂矣宰相如推車如操舟一有偏倚覆敗隨之已私可徇也如宗社何高斯得曰下供司農卿職事不許歸安吉州此何等拍揮耶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一時罵辱不足言書之於史萬世謂何先生其鑒于茲三曰遠佞人有言責者曰陳淳祖由王憲叔而進憲叔由義民而進淳祖士大夫也憲叔胥也義民幹辦府也淳祖宜提轄左藏庫明主既俞之矣相君斥憲叔不許入私第其吏于省中猶故也義民首惡佚罰何耶世有諧語謂一士大夫雅憎三者胥倡憎也已而官達乃改其平生

友以為言應之曰二三族者是善事我不見其可憎殊覺子可憎耳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甚矣佞人之難遠也呂惠卿楊畏猶不可用矧蘇師旦周筠乎先生其鑒于茲是三者所以告訥齋也而所以告矩堂之七者訥齋能用之則不龜手之藥或以所封謂賢宰相第一人不在矩堂而在訥齋也訥齋而相月卿所欲言又有大于此者蓋初相第一義也量而後入信而後諫月卿有待焉古今稱賢相者必曰集思慮也廣忠益也蓋聰明或有所遺幾微失於俄頃聖賢之能多農馬之智專故也月卿每觀士大夫告上及廟

堂皆用策套作舉子口中語先生耻之月卿亦耻之

荅吳丞相潛書

鈞慈天如五雲冉冉自天而下興懷錫類許賜韓銘  
二親有靈當冥目于九京矣月卿嘗謂銘墓非古也  
自東漢以來始有之前此所未有也然孝子慈孫之  
心舍是將何所托故夫子有取焉蔡伯喈銘墓之謂  
不能免於劉義之狂考亭無人西山死白鶴去爲天  
上星當今之世舍履翁其誰人子於其親苟有以榮  
之則一死可見之於地下先生亦人子也推已及人  
無忠做恕不成伏惟先生念之猶有鬼神其寧無感



月卿人耳誓以死報

與鄧宰書

月卿婺源一逢掖也於中朝縉紳間聞江西鄧夫子  
爲當代偉人恨亡從下東野之拜不自意大君子不  
鄙夷敝邑而長治之謂必有超走下風之便顧以流  
落邊頭不得以民事令尹誦一代不數人之詩惟增  
陳無已之恨而已月卿比試江東偶預薦名念欲辦  
儷語致教育之謝屬自東閩書院來臨安一節征塵  
無由申貢家書來獲知賢令尹作成有加奕奕專緘  
特賜寵遺俾觀鹿平盛禮月卿既不獲厠迹其間則

又頌以折俎禮意優厚自非好賢樂善崇尚風教有古卓魯之遺風何以及此且審教條簡易誠意懇到一念在民父老咸以為前此所未有月卿又為桑梓之民舉首加額焉旌麾按視阡陌人人獲拜大夫之賢重蒙畧去位貌曲賜溫絜書來咸篆尚新也月卿家世以依本分三字符淡軒長者施及諸父恪守家法終歲無隻字到偃室二天之覆月卿不必私禱也扶持弱植更為善類之宗主是祝月卿十一月初祇為肄業計庶幾稍熟時事然桂玉倍價殊有昔人居亦不易之譏勢湏試後一歸省當躬造庭下以展屢

氓之敬退以弟子禮拜函丈爰質生平學問所疑尚  
冀與進適有家僮便匆匆拜此未盡欲言切乞台照

雜著

志樂平朱氏榮綠堂

銀峯曾出兩言官專打忠良不打姦察院首彈司馬  
相正言先論李隆山是其綠也祇所以爲辱也朱氏  
番人不銀峯之慕而榮綠之慕吾有取焉仲舒魁也  
孫弘亦魁也孰榮退之進士也子厚亦進士也孰榮  
魏公相也荆公亦相也溫公亦相也蔡京亦相也秦  
檜亦相也孰榮三年而綠者五百人某也賢某也佞

某也回某也孝某也恃綠而辱者多矣綠不綠在天  
榮不榮在我吾知勉其在我者而已在天者吾何知  
焉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赤也黃也未有不自綠  
始孫弘為博士歸時子厚退自書府就車司馬門時  
荆公未知制誥時蔡京能令公喜時秦檜未歸自北  
方時綠而辱者尚少赤黃而辱者滋多然則如之何  
而可孟子曰仁則榮仲舒榮漢退之榮唐魏公榮慶  
曆温公榮元祐亦未有不自綠始朱君方將以綠榮  
其親吾願朱君以仁榮其綠尚勉旃哉堂在饒之樂  
平縣金山鄉鵠山里朱公芳之某墓為屋若干楹

敬陳定字曰山屋方二十一歲有此筆力可敬可

先天集卷八終

先天集卷八

七

先天集卷九

經義

聖王制御常道如何

治外之道而律諸古儒者之意遠矣夫乍臣乍叛夷狄之常本不足爲中國輕重也自昔聖人之所以處之者恃吾有一定之規於其來則薄其懲於其去則固其守於其慕義則姑惟以禮羈縻之操縱闔闢其權在我曷嘗舍是以爲制御之道哉後世不知出此動有夷狄難制之憂而外求爲控御之術倚戰者威或至於黷恃守者備或至於踈而屈己以爲和者恩

又失於藝在我者無常道往往隨時而爲之遷就不  
知古人制御之道不如是也此班孟堅之贊匈奴歷  
叙漢家制御之失深有感於聖王之常道也欵聖王  
制御常道如何請釋其說甚矣待夷狄之不可無常  
道也無常道而待夷狄則方其強也冀其不吾撓必  
屈體以徇其欲逮其弱也幸其不吾敵必窮兵以快  
其忿至其當敵情去來靡定之時則又玩歲愒日籍  
口於備守之一說上之朝思夕惟下之獻謀奏慮其  
所以爲控制駕御之策皆不出於斯三者而不知適  
所以爲自弊爾於國家乎何補然則夷狄不可得而

制御之乎吁天下之事惟常者可以應變彼雖變詐不勝而吾惟以常待之則其去也吾得以釋然無後日之虞而其來也亦不能以得志於我制御之規隱然素具卒之國勢尊安夷變消弭何莫非常道之功用哉其視夫用威者徒逞於干戈相尋之際守備者求詳於邊瑣謹固之間和親者又不過金繒賂遺行李往來求之末後寧不大有間耶吾以是知聖王以不制制之乃所以爲深制以不御御之乃所以爲深御欵昔周盛時大原薄伐盡境而還此來則禦之常也豈若後世禽獲獸獮犁庭掃穴之謂乎采薇遣戍



止衛中國此去則備之常也豈若後世戈朽鐵鈍老  
師費財之謂乎裔夷君長執其寶玉咸造以展覲禮  
館次處之國門之外此接之以禮之常也豈若後世  
啗之以子女玉帛要之以盟誓質約之謂乎乃知備  
禦綏懷之三者誠先生待夷狄一定之謀歷萬代而  
下不容易也柰何漢世則不然蓋自高帝以來平城  
之衄未幾嫚書之辱繼至含垢忍耻亦既太甚傳至  
文帝雖知積粟務農守邊備塞然斥堠望烽火將吏  
披甲胄悠悠歲月其可久乎至於孝武一不勝其忿  
則命將出師震威沙漠若足以雪前人之耻而士馬

亡失海內虛耗竟何如哉逮夫清渭之朝屈膝警首  
奉珍來賀宜思何道以待之而宣帝君臣方且待以  
殊禮客而不臣是何待夷狄之乖如此耶故終漢之  
世其備禦綏懷之道胥失之矣宜乎孟堅有感於此  
其傳匈奴也既叙其約誓攻守之非宜而終則言來  
懲去備羈縻不絕爲聖王常道乃昔人之所常行而  
漢人終不復用寧不爲之深憾而重其思古之意歟  
雖然有苗逆命急於徂征可也而伯益贊禹乃曰惟  
德動天無遠弗届淮夷既平晏然弛備可也而吉甫  
作歌且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西旅獻獒謂不必深

拒可也而召公作誥必曰明王謹德四夷咸賓不以  
區區夷狄強弱叛服為輕重而每以脩德為言先王  
之所謂常道者毋乃在此而不在彼欤使孟堅而果  
知此則推原古人待夷狄之道宜無大於此者矣何  
條析其言曾不出備禦綏懷之事而已哉劉琬所謂  
班固之言詳而未盡良有以歟

此篇出宋論會省解  
之作也

啓

與曹徽州

趣裝曹參已歌來暮受廬許子敢缺恭先具位既激  
西江以蘇涸輒之鱗盍運南溟以展垂天之翼可以

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時止時行莫之致而致莫之爲  
而爲有義有命丹墀眷渥雄閣任隆親水地之候仍  
木天之閣以昔繡衣之霜凜爲今皂蓋之春溫惟花  
屏山練帶水之奇遭焚林田竭澤漁之後欲回生意  
必得貞廉彼貴賤之卿囊帛匱金而已矣此名世之  
士淵珠山玉如是哉歡迎西嶼之儒英快覩東嘉之  
文獻唐之壯郡今則漏卮守令牧民不損猶應言損  
水旱仍歲有聞竟不以聞既無思溺猶已之心安得  
遺利在民之意傳舍而又傳舍富州那復富州近因  
三準一金銀之關殊覺十室九繭絲之苦折帛久例

忽增一千茶租鑿空驟盈五百他可以類推矣其何以堪此哉極溺救焚帝遣慈祥之父母興滯補弊公行寬大之詔書民其瘳乎人所欲也因念歎黜之地實爲財利之苗近觀婺女之范公遠考盤洲之文惠九而相業一自吾州典舉今年尚憶細侯之竹馬運籌他日却看諸葛之木牛駕熟路之輕車添新安之故事月卿三秋蕭葛千里嬋娟風際西淮交承托雲仍之久地寒東野覆庇竊天幸之多

賀朱尚書

新渥照乾坤清香森兵衛江西道院已喧來暮之歌

文昌尚書即拜召還之詔喜真儒之用世多吾榜之  
得人前有昌黎後有魁峰可謂宜春之盛事入則周  
公出則方叔竝看中夏之太平訪祖無澤李泰伯之  
舊遊續黃穎川龔海濤之前傳廷臣傳至右者天子  
居然器之正此悽然忽聞郵報伊川之信息甚大欲  
郊迎而拜之夫子至邦政必聞不席煖而去矣幾若  
燕鴻之相避竟乖鳳凰之覩先去速來遲不肯於汝  
信處於汝信宿也別多會少機會如此邂逅如此祭  
者何

賀蔡公杭

夕子集卷之  
五  
郎宿天移使星春至臨海之政不肯媚俗即欲掛冠  
提泉之命所以表廉便當攬轡方楮幣稱提之無策  
故禮樂馳驅之有光欲今地上之流泉莫若屏前之  
至水貪夫廉懦夫立百城應竦於冰清能者用智者  
謀九府必資之曉暢

賀厲制直

九陛踈榮八專進律齊小白晉重耳半天子之旌  
旗唐學士漢將軍增重元戎之節鉞若稽寧考厥其  
堯文峻寶閣之行見海隅之丕用作霖雨變理陰陽

賀余子新娶

九月授衣正之子于歸之候三星在戶協君子偕老  
之詩載錫之光云胡不喜某恭承天作之合文定厥  
祥俾立室家爰講九十其儀之盛釐爾士女行衍則  
百斯男之基鳩閑閑在河之洲鳶噦噦于蹶之里卜  
筮偕止琴瑟友之雖無嘉肴既有肥羜永爲好也共  
歌桃李之三迨其吉兮猶喜標梅之七

碑

婺源朱塘晦翁祠碑

孔子廟終漢世不出闕里婺源朱文公之闕里也上  
即位之十有八年始以公從祀孔子則天下皆得祀



况婺源源乎二十有三年滕叔和以書來曰先君從將  
於朱塘之上証兄弟子姪既沿文公昨夢之語作晦  
翁亭又立祠其西為屋若干楹文公南鄉坐先父溪  
齋先生告院君季父蒙齋先生合肥君東西鄉以侑  
焉秋九月庚申告成將徹田聘士以掌局鑰庶幾中  
丁之祀勿替引之謹伐石請書其事月卿發書嘆曰  
不亦善乎今佛老之宮神怪之祠布滿宇內而吾黨  
之儒先頌其詩讀其書顧不得朝夕望其儀刑以自  
振勵則茲舉也不亦善乎 嘗考之二滕公近聞於  
朱子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人性無不善則



爲之莞而莫或顧也陵陽李文惠公持節江東旁收  
朱門記錄問荅之語得之如護拱壁待其人以殊禮  
溪齋獨不以徼利焉聞其風者鄙夫寬薄夫厚矣溪  
齋諱璘字德粹蒙齋諱珙字德章壽不兄若也某既  
善茲舉不敢以固陋辭遂書其事如左又爲迎饗送  
神樂章以遺之其辭曰游子悲兮故鄉駕余行兮朱  
塘山深兮水靜荷花澹兮自芳昔吾夢兮斯境羗一  
笑兮徜徉宜爲亭兮水上以領畧兮風光去之兮幾  
何季子兮肯堂亭既峙兮翼翼廟載作兮崇崇蕙報  
烝兮蘭藉寒泉碧兮秋菊薌以奉兮以嘗以拜兮以

饗誰配之兮二膝儼師友兮弟兄超忽兮來八荒髣  
髴兮紛語降若起兮吾思惠我兮光明對越兮屋漏  
保之兮無疆扶宏綱兮勿之墜萬子孫兮餘慶

先天集卷九終

先天集卷十

奏疏

進大行皇帝挽詞疏畧

先帝策臣等曰文武始于憂勤終于逸樂臣對曰此詩序之言陛下平日之所信者朱熹熹之言曰逸樂之事自古小人竊人主之權則必以逸樂之說進樂不歸君則權不歸已也昏庸之主固易與也英明之主而小人將竊其權爲人主亦安肯拱手而授之權乎故必以逸樂之說進臣切惟逸樂二字宰相市權之具也是時史嵩之獨相考官惧置之末甲先帝特

命陞一甲人謂徐灑之書乃八月朔旦臣之對五月十七也實在徐灑之前既詔召人爭自明或有勸臣亦自明者臣笑謝之

劾余玠子如孫疏畧

玠無義方死有遺辜乞斬如孫函首謝蜀其所盜財以給軍士如此則朝廷不失政刑與大臣之子弟專權亂政者必聳然知惧矣

贊

唐越國公追封英烈汪王像贊

天下鼎沸六州太平大明既昇版圖效靈生為忠臣

死爲名神此貞觀十八年之畫可以見唐衣冠之舊  
王容貌之真

行狀

李太安人行狀

夫人李氏諱淑英本貫徽州路婺源縣懷金鄉三溪  
里友仁先生許公之妻長者之婦淡軒翁之孫婦有  
宋善士之曾孫婦也生而慧敏早孤事母以孝聞既  
歸於我父事姑如事母事長如如事其兄閨門雍睦  
人曰此一家之唐虞三代也服喪天至節春秋奉嘗  
齊如也掃松採蘋聲與泗俱友仁先生好賓客觴豆

靜嘉殊不聞刀七聲先生好施予家此無宿儲夫人  
怡然雅嗜子朱子之書飲食以之每曰後世以鄭衛  
之音教女婦邦家安得昌乎供重幣以禮師儒遣其  
子從介軒先生子董子鶴山先生子魏子游月卿再  
爲舉首淳祐甲辰禮部正奏名第二族姻姆傳舉酒  
爲夫人壽酒酣夫人曰此兒初能言吾夫抱而教之  
曰段秀實笏擊朱泚顏杲卿面折祿山簡冊有光精  
爽如此惟爾英烈追配古人此高宗皇帝追賁李若  
水詞也小子識之今丞相專以君逸臣勞之說蝕聖  
主而竊之權吾兒幸而得對言天下所不敢言此吾



夫義方之教也五月丙辰月卿對集英殿因憂勤逸樂之間以逸樂市權爲對考官懼第爲五甲有旨陞第四夫人喜曰此真吾子也月卿兩仕危邊夫人獨壯之有非笑者輒爲誦蘇文忠所道范孟博語先生沒諸孤齒服四年夫人廩飢梁涉字人孤惇藥物初續生意行裕棺槨叢塚野無暴骸事事如先生在時謝丞相氏有不才子濁亂朝綱月卿櫻其鋒失臨安府府學教授丞相免天子錄月卿忠員外置京師從事以寵嘉之夫人處得喪若一君子以爲難性勤謹自幼至老不衰諸孤圖所以佚其老而夫人逝矣室

祐三年乙卯十有二月乙酉也得年僅六十以五年  
葬北珠源日月同逝之日月夫人幼所讀書終身不  
忘理家不嚴而肅居處進止有常度初寒甚暑不變  
也戒諸女遇妾媵必曰彼亦人女也其仁類如此治  
几絲枲裘裳之政倡以其躬無敢弗祇會祖考知微  
妣汪氏祖考願妣俞氏考季麒妣江氏子男月卿承  
直郎特添差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協鄉後  
其仲父日卿時卿女三人俞有大張沂汪汧壻也汧  
奉議郎新通判臨安軍府應時之嗣子孫男允茂允  
薰允壯允英允葵允蘭女八人先生之葬也大海閩

觀文殿大學士丞相金陵公欲銘之而未遑月卿謹  
狀夫人行乞銘於公執事謹狀  
寶祐丁巳五年十月  
日孤月卿狀

銘

校尉雲屋許公墓銘

咸淳癸酉九月五日居仲弟卒越三年乙亥將以十  
一月丙申塋於游衝之原其子允芳輦泣拜請曰伯  
父以文名家允子孫圖不朽其親者必屬以銘孤不  
天伯父以為大戚惟窀穸之事有遠日伯父得不有  
以慰其死而恤其孤而賜之銘拜重泣余亦泣嗚呼

仲不可作矣尚忍言耶由江衝府君來世有潛德長者公重以仁厚培之朝奉公學行恢然見知魏文靖公累薦不起爲書二大字揭堂友仁人謂甚稱其德吾兄弟之生謂當大以肆賴天之靈流澤之光既玷一科登仕版仲資過人讀書一覽終身不忘文辭追古作者不止用取青紫徼利祿為人寬厚能讓橫逆加之怡然未嘗嬰其心名公卿士造吾門見仲必改容為敬勸之仕不苟從一授辟進武校尉尉六合迂者至君澹若無味後竟謝不仕於物寡所嗜獨有愛馬癖愛駕在御馴若羊麇且騎且射風起鶻落又不

類其恂恂謹飭時治生知義利之辨歲歉鄉里賴君  
以活小則平價甚則直以賑之皆曰真許長者孫也  
此人人所知也至其事親懇懇生養盡歡死喪盡戚  
籲天割股湯劑間旬月不解帶有吾所不能者兄弟  
族姓知之人或莫知也吾嘗評仲局量似衛玠循分  
似馬少游調急似李士謙風采癖好似王武子吾方  
閉影泉田湏群弟相羊朝夕以忘其老今也栖栖如  
失群之鴈天長月苦鳴聲轉悲洪忠文銘其從弟子  
文劉後村銘其從弟審淵矧吾與仲親兄弟乎允芳  
吾其銘吾同產四人俱以鄉名月鄉爲我日鄉爲君

協鄉爲次而後伯父時鄉其季也君娶李氏生男三人允芳允蘭允益女三人長適張邦韶次適汪霽小者許嫁張觀國孫文壽君生嘉定壬午得年五十二游衝之卜先塋李如蓋合祔也墓廬揭以見雲仍君雲屋之號且致狄公之思焉世次德業之懿則有諫議大夫侍讀葉君先君子之銘吾銘仲也有不待書也而銘也有以也銘曰泰嶽之胤是爲伯夷裔孫許封姓實肇茲猗不仕秦遠死孤壘儒薄朱梁柔也南徙烈風義槩凜乎至公豈平輿之淵曰有二龍大火無光帝卹其圯仲死不知後死奚俟游衝之阿有松

有栢憶弟看雲眼枯無力

戴氏母墓銘

月卿逮事王母時時爲言舊家事小子識之我祖有孫女六而鍾愛其二吾與戴氏婦也逐逐魚隊中不知翁何自知之噫今五十年矣吾女兄弟或不存或無以自存僅僅無失墜惟吾二人在異時或可以拜先人地下翁爲知人矣小子識之今又二十年劉日西薄商芹冬枯久矣而戴氏來徵銘嗚呼忍銘之雖然吾大母之言故如此歷歷忍勿銘孺人諱妙柔姓胡氏其君子諱三益歿時子皆幼人爲危之孺人勤

身其間禮師儒饌賓親以開諸子聞見闔門數百指  
柔剛人人惟能得其歡心退無不我足者舅姑垂白  
髮堂上竭誠盡孝視夫未歿有加焉迄使男有立女  
有歸美哉命真儼爾籩豆曰未亡人懼無以見死者  
暮年被末疾誨教子若孫不衰年七十有二以歿淳  
祐三年十有二月六日也七年亦以其月日葬麟池  
之臯四男子伯桂仲染仲松仲杞二女子嫁將仕郎  
李嘉猷進士張端平嘉猷先卒孫男女各九人文豹  
文德應庚端孫樞孫莘孫邠孫能孫吉孫女在室會  
孫男三人初里之長饒有古君子曰胡公諱選朴厚



而愛人人到于今賢之吾祖妣之祖也處死生裕如  
類有道者然未嘗學佛老固未嘗學相人術而風鑑  
如許吾祖妣賦廊栢舟孺人亦如之其歿也皆七十  
二以為春秋何其甚相似也翁之知人豈庶幾所謂  
心虛而明者歟因銘戴母并著古君子之事俾不泯  
銘曰麟池之臯安以吉銘以明之庶其式

附錄上

臨汝書院講義

出林隱程復心章圖四書

山屋許先生月卿爲江西倉幹時臨汝書院講中庸首章三句謂文公所謂陰陽五行之氣健順五常之理本於漢時鄭氏注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以爲水火木金土氣也仁義禮智信理也而有神之一字貫乎其間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神形而上下之間理不外乎氣氣不外乎理而有神以貫乎理氣之間提挈康成而不悖聖賢之學真能發先儒未發之蘊宜乎爲蕭大山諸公

所敬嘆也

宋履齋吳公帖

潛伏披芳灑亟誦以感以愧墓銘之諭良忝不鄙但  
潛今又蹈前轍方爾上歸田之請倘得返吾初服恐  
可踐約決不敢孤孝子愛親之心也見教諸作暇日  
尚須大嚼雋永亟此具復斐帥併希加亮右謹具呈  
八月日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  
慶元府吳潛劄子

宋矩堂董公帖

提伏承帥幹正字不我遐棄慙問勞併以前書舊

作見示三年千里之別不足以間之也 槐前此雖服  
文名實未測其底蘊今觀潛虛發微序引用薪火不  
滅明有繼也真武夢記引用良萬物之成終始乃知  
於已分事不草草爲之加敬他文超出翰墨蹊徑無  
待贅言抑區區愛助以爲揭日月而行不如用晦而  
明蓋翫來字旣云欲出仕而無隨世就公明之才欲  
杜門而無養高以自安逸之資是未能遠離人間世  
也幸試思之先太夫人挽章義不可辭第自避陰息  
影以來未嘗鑽頭入關藍勉而爲詩則吾能毋乃以  
不情詩者乎若段秀實之訓則炯然在目其何能忘

承許枉殺心親千里如對訪戴何足効耶槐年來翫  
易稍有冰解凍釋處若有可警策者所願聞命草率  
皇恐切冀亮之十月旦日槐皇恐上狀

紫源汪公帖

立信存勤華絨倅以儷製禮意渠渠旣感而愧理學  
之粹見於講義襟度之清見於高吟謾爲贅半語姑  
以荅盛意耳一笑幸甚垂戒薦剡有賢如此而又皇  
華賢部使懇懇言之何待申諭頃承意雅深願那輟  
備員所恨剡削之狹不容近舍而遠取遂乖貪賢之  
意惟有慊然答酬草草伏幸台亮 年 月 日朝

散郎直敷文閣沿江副知江州江西安撫提舉屯田汪立信劄子

東澗湯先生書

漢迹英發之論忽忽十年雖尺書無可寄之便然懷仰標度則炯炯如一日也去夏承受人忽遁至翰教琅琅累繭極佩眷記之厚時方爲江右之行尋而謝病以歸杜門養病念欲力謝不敏正以未之所托便中游領妙墨知未督過旣以自幸而怠慢之咎則無所容愧也尊年丈抱負甚竒徊翔滋久新除雖未足多賀然倉幕事簡可以優游韜望想不免推枕一起

道山延閣從此皆分內事矣欽佇欽佇漢衰晚多病  
積負恩華南昌之命尤爲忝越幸假成期亟亟祇拜  
年侵才乏未知所以報稱於他日也名章俊語游勒  
錄教每用嘆仰顧潦倒如此難以與於斯文耳前承  
下喻尤見用情其時蓋未知漢已力辭閩節虛辱盛  
指至今有餘愧也偶便拜此以謝連辭之貺旣已後  
時且復簡悅悚忤併深所幾爲器寶加重亟承迅擢  
副此宿期年生朝奉大夫直華文閣新知隆興府湯  
漢劄子

須溪劉先生書

會孟前日急走一介追逐拂天之旆不及拜尺紙臨  
發嘗疊疊謝不敏併以詩筒祝鄭宰馳達想已上污  
清臚將次溪口去兵與盛价偕來伏被誨荅層番累  
幅波起浪湧皆駭心動目之觀崎嶇風雨中不啻抵  
掌縱譚之快慰可知且審西庾上幕之命已從天  
而下此何足爲山屋賀然公朝嚮用之意於此可覘  
來教銳欲牢辭此舉固甚偉第區區陋見竊爲執事  
且當如柳下惠之不辭小官未可效涑水翁之不拜  
樞密副使前脩出處要必稱亭適中更惟高名深思  
之史倉乃眉人會孟四十年至交名家典刑師事鶴



山於書無所不讀在蜀數持麈節雖兵火顛沛中未嘗一日廢卷作郡時手抄九經中庸大學或問章句只一小冊其用功可類推魯公敬之前年署爲元僚力薦於上召爲吏部卽亦有易說進徹一覽茲又得名流以望幕府是亦氣類感召豈偶然哉昨終日行九折畏途憊甚輒留來伴一日方能稟荅終未究所欲言尚存嗣訊伏乞台照江青乃荷轡者故欲其速回乃辱厚犒祇重愧惕耳右謹具申呈正月三日中奉大夫直寶謨閣江東提舉劉會孟劄子

會孟伏荷寵教高文大冊何啻如獲拱壁車中盡閱  
莫非雄膽新奇之作所謂讀之如清風從戶外至令  
人耳目聰明所以啓發固陋多矣潛虛發微之貺畧  
窺一二雖未甚解而檢討公之用力此書蓋前輩所  
未及者尚須它日求質疑於山屋庶方於扶衰起瘡  
真大饒益敢不重拜旅中愧未有少醅盛意也姑此  
占謝伏乞台照自此更有近作可以下教者只從鄭  
宰處求便寄示乃佳會孟鄙作真可覆醬甌小巫見  
大巫其敢自呈醜拙耶會孟皇恐肅拜又申稟

百官箴援引精博

詞旨懇切

真足以動悟君心激昂臣節者韻一段尤前輩所未及孤陋感發多矣感甚感甚

秋崖方先生書

岳與執事不面者幾年不書者亦幾年矣山塢荒寒忽奉翰題真如拱璧大寶之墜吾前也一詩一記開闔不能釋手斯亦竒矣名其處曰天多許得不太傷於竒乎蓋執事平生所爲文徃徃亦坐此岳故嘗以爲易竒而法昌黎之言也好竒自是文章一病山谷之言也然則學者將何從秋崖曰竒可也好竒不可也夫人而好竒也夫人而不能竒也長江大河滔滔

云云此豈有意於奇哉而奇在是矣至其絕呂梁衝  
砥柱則堰而風雷噴薄魚龍悲嘯又有不得而不奇  
者若夫激溝瀆之頑石而落之爲奔放書之爲命連  
不可謂不奇而與夫長江大河之滔滔云云忽然而  
絕呂梁衝砥柱之奇則有間矣

送許允杰序

是篇實爲先生天多許記而作故附焉

往時許太空見予竹西絕洛陽賈生之年耳得其文  
一通怪怪奇奇坐人盡驚亡何以其怪奇者取魏科  
怪奇何負於文哉後二十年太空以書介其從子允  
杰來見讀其編則亦怪怪奇奇問其年則亦僅僅陸

機入洛之歲是何許氏之多英妙而怪竒也予方老  
退不得與于斯文見所謂怪怪竒竒則驚耳固

嘗問太空曰昌黎謂易竒而法文竒可也山谷謂竒  
是文章一病文竒可乎法而不竒程衛尉之治簿書  
也縱無勝亦無敗竒而不法李將軍之不擊刁斗也  
不大勝則大敗矣其曰文章一病非歟若歸盡取六  
經以來至於諸子百氏以及稗官小說騷人賦客之  
所論著反覆熟之當自見左氏怪竒于春秋莊騷又  
怪竒于左氏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者又怪竒于莊騷  
愈降而下之則文人相高務爲艱澁難字生語棘人

喉吻而以不能句讀爲古則亦陋矣子其毋文勝而  
理負毋言深而意淺毋論卑而氣弱毋思殆而學罔  
則怪怪竒竒將又無負于子矣

附錄下

宋運幹山屋先生行狀

公諱月卿字太空後字宋士時人稱之曰山屋先生  
小名千里駒字駒父其先姜姓炎帝神農之世也周  
武王封伯夷裔孫文叔于許子孫以國爲氏自容城  
徙冀州高陽北新城遂以高陽爲望秦末許猗隱居  
不仕雲孫毗爲漢侍中生德汝南太守因官寓家德  
生據典農校尉據生允魏鎮北將軍少子猛爲幽州  
刺史猛生式至平原太守式生販晉司徒掾子詢九  
十世至遠守睢陽唐天寶之亂與張巡死節生二子

政婺州司馬現袁州刺史其孫儒不義朱梁與  
知柔入江南儒生稠仕南唐知柔檢校吏部

承傑檢校國子祭酒番陽明口許氏其後也迨江衝  
府君贅歛之婺源遂為縣人於公為遠祖曾祖父諱  
安國字猷忠祖父琳字元美皆邑之善士考諱大寧  
字寧之以學問見知於鶴山先生魏文靖公文靖以  
友仁扁其堂是為友仁先生嘉定丙子三月庚辰先  
是夕友仁先生夢使者介胄立廳事一羽衣擁嬰兒  
授使者使善護之詰旦而公生常言前身道士劉自  
明蓋有感也公幼而穎異七歲能屬文友仁先生撫



而訓之曰段秀實笏擊朱泚顏杲卿面折祿山惟爾  
英烈追配古人此高宗皇帝追賁李若水辭也小子  
識之年十五從介軒先生董公夢程游董公者子朱  
子門人正思先生程公之高弟也明年以書學應科  
舉居次榜之首公慨然嘆曰是吾學之未至歸而登  
邑之巖岨山閉戶讀書益勵志焉端平乙未縣大夫  
王塤行鄉飲酒謂公天下奇男子也俾受學文靖公  
子魏子公往卒業遂有志當世事功絕江適淮時趙  
公葵開閩江壯一見驚異羅致幕中既而以軍功補  
進武校尉赴江東漕是歲嘉熙庚子也詔罷鴟弁就

舉制遂以試流寓以易學魁江東淳祐癸卯客左史  
呂午家載試於漕復爲舉首明年試省別院主文中  
書侍郎韓祥謂公策真天下措置大事者宜置首選  
邑人太常博士吳遇龍疑其爲公文也避嫌屈置第  
二將廷對左史言王俠言時事必中請往候之王俠  
者吳越之俠客也家無擔石之儲而百金可立致復  
揮之如土先是餘杭失火比及左史氏左史未退朝  
有爲全其家既而歸之者左史德之未知其人居久  
之然後知其爲王俠也公造俠俠笑曰子亦來見我  
乎抑左史之饒舌乎吾視子之才足爲天下先爲子計

者寧逆驟龍之鱗毋拂豺狼之性豺狼蓋指權相史  
嵩之而言也公怫然而起曰吾寧殿多士專攻上身  
吾所不爲吾必言天下所不敢言者既而策題有始  
憂勤終逸樂之問公對言臣聞文武有憂勤而無逸  
樂進逸樂之說者趙高高拱深居之謀此秦之所繇  
亡也逸樂無度則君人者失權若太阿之倒持而授  
人以柄雖欲勿傷焉得而不傷書曰一日二日萬機  
文王日中昃不遑暇食豈逸樂之謂哉竟以觸時相  
見抑有旨陞甲賜進士及第授濠州司戶叅軍時徐  
公元杰與劉漢弼等言權相寃死公率三學諸生伏

闕訟之言至激切理宗目以狂士歲丁未及代兼領  
本州教授攝知錄叅軍呂文德以保康軍承宣使沿  
江制置副使知濠州辟公招撫司從事發運司亦聘  
入幕至此有勞尋丁友仁先生憂歸服闋遷臨安府  
府學教授陞黜必當士論數上書言事丞相謝方叔  
有不才子淆亂朝綱京師目之為小相嘗使招公曰  
吾幸讀子之文服子之義久矣子來吾能使吾君相  
以史館拾遺之職居子若此者九十告朔而公不往  
時余玠子如孫帥蜀貪殘廢法而軍民潰亂公因上  
言謂玠無義方死有遺辜乞斬如孫函首謝蜀其所

盜財以給軍士如此則朝廷不失政刑與大臣之子弟專權亂政者必聳然知惧矣書上小相怒諷臺臣擊之因失職謀去丞相免董公槐爲相言之理宗特創員外闕留置京師從事以寵嘉之時丁大全居政府公固辭不就蓋公屢上書詆之也寶祐乙卯槐更奏公入江西庾幕尋改幹辦本道提舉常平公事待次六年不就使者史繩祖屢書起之既至遇富貴黃萬石有獄賂使者左右枉其事公爭之賄以不行於是下不受屈勢家訖無犯法者江右因號公爲鈇符尋攝提舉事政尚廉平多所平反屬郡有獄載逾年

不決者公令郡縣以其獄上皆一旦遣之民以不寬  
先是南州之俗上元競燈歲郡縣費不可計公謂作  
無益害有益悉禁止之及古心先生江公之執政也  
數薦之朝而憾已者當路竟循承直郎幹辦浙西安  
撫司公事不就時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權侂人主  
至是屢書起之比至似道憾相見之晚以公試館職  
與黃鑄偕召公言朝政失人心者三事并誦林實夫  
所爲餞公序實夫者南州之高士也隱居不仕見似  
道之專政宋祚之將絕也故其序有曰孔子居上貴  
寬寬非懈緩縱弛之謂也宰天下者其量要足以容

天下而後可非得廣心彌性之士日相與居必將環  
視四顧動與物敵且以胥戕為能事矣推原其故則  
亦求賢之誠不至反以自病也今相君汲汲焉求先  
生如是則如前所慮斷可無矣而區區猶願一言近  
世一種小夫以媚嫉為納忠以隔絕為自獻附耳而  
啓有同告密畫界而立有似法壇盡絕一世公議於  
鈞陶之外獨以左右便嬖為腹心耳目察之不審一  
惑其言則吾之自處日狹志趣日陋常恐諸侯客子  
之來盼盼然慮其軋已也是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且  
無足觀積中書二十有四考吾亦何樂於此哉相君

心廣體胖天下擊壤鼓腹矣不然其細已甚民何以堪有如此意皎然甚明發揚蹈厲歷歷爲相君言之非先生誰忠於知己孰大於是考亭夫子有言吾輩有百萬生靈盡在此破漏船上但喚得一副手稍公不致失墜其益非小抑吾言多忤必先生然後能爲吾致之似道侔唯唯未幾以陳宜中易公召并浙西職罷去公行且嘆曰已矣彼人哉遂去之買田宅於姑蘇既而悉散之曰吾聞河潤九里漸汝百步是將爲解甲休兵之地矣迺步歸故里杜門著書號泉田子游從者屢滿門外當時翕然師尊之始徐公元杰



之遇害也朝廷以京秩官其子直諒仕至顯官次直  
方不受德祐乙亥起家亟廷至殿院首薦疊山先生  
謝公爲江東提刑再薦公與劉辰翁皆有將相才宜  
膺重寄朝廷方議以公開閩東南未幾官軍下新安  
明年下錢塘公深居一室但書范粲寢所乘車數字  
於是不言五年矣又如是而卒蓋至元二十二年乙  
酉歲十一月也享年七十終正寢先一夕畢召家人  
曰吾將逝矣必殮我以集英殿所賜袍笏庶幾可見  
先帝于地下又命其壻江愷曰死矣履善甫得其所  
矣不可復作矣謝君直與予皆不苟合於世者矣是

嘗顧此于予

疊山先生嘗書其門曰要者今是深知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云

予者也吾死子盍於是而銘我焉翌日夙興盥漱深衣危坐咲語如平日薄暮儼然而化四方之士聞者相吊來臨其喪爲詩文哭之者蓋數郡縣公踈髯王兒秀目豐頤舉止閑雅望之似神仙中人每夕令家僮候月出還報徘徊清嘯竟夜不寐當時謂之再生子瞻其所著述累十餘萬言時時爲人取去其僅存者十二三先是常州教授李夢科刻之毗陵郡庠彭福龍刻之廬陵皆公門人也其刊于家塾者如毗陵本從孫許復增益於散失之後今其本存焉公家藏

古書亦千餘萬卷一顧率終身不忘嘗與友生游僧舍方曝佚書使生觀之曰法華經也公因記憶嘗觀是經于徑山既三十年矣因背誦之不遺一字其爲詩文未嘗經思如長江大河出入霄漢不可測度也初公深見知於理宗將不次任之爲權臣所沮公於是著百官箴凡萬六千餘言比進會理宗棄群臣而尼古心先生見之嘆曰確乎有經世之實人主當置一通于坐右履齋吳公亦言公在熙豐不黨於熙豐在元祐不黨于元祐者也董公槐蔡公抗皆戒公以和平勿過剛公曰大臣宰相以此取士特未之思耳

夫和平以從我豈不和平以從人勿過剛以順我亦豈不能勿過剛以順人靖康士大夫率由此道許某只是一許某決不能枉道以事人也公始受學於董公去事子魏子子魏子爲世儒宗當時登其門者謂之登天公受學有繇學道有得是以身益困而志益堅志益堅而道益明大節卓乎其不渝也夫人安定程氏生二男茂登仕郎薰進武校尉皆早世女五人夫人先公沒晚生二男翼飛女二人母方氏孫男四人文相文晏文侍文任孫女六人曾孫三人以至元二十四年丁亥歲十有一月 葬公於婺源西七

十里之仁洪與程夫人墓相望五里先是愷受公遺命乞銘爲狀未定而疊山先生北行不辱而死矣嗚呼既葬矣日月逾邁事未易成而愷亦垂老於是謹更狀公行將以求文于當世之立言君子名能文於天下者延祐元年十月 日季子飛狀

山屋許先生事錄

公牒一

淮西提舉司鄭 牒

撫幹許迪功

伏覩迪功郎濠州司戶參軍差充淮南西路安撫  
司准備差遣許 孔顏其學韓柳其文奮身儒業  
而才識踈通着足邊陲而事功慷慨今保舉堪充  
縣令任使除已具錄奏

聞外須至公文 牒請

照會謹牒

淳祐九年十月 日牒

二

江浙發運司 牒

準遣許迪功

伏親迪功郎差充淮南西路安撫司準備差遣許  
學問該博文辭充贍廷對輸忠權勢不避邊防  
贊畫險阻備嘗今保舉堪充文華科除已具錄奏  
聞外須至公文 牒請

照會謹牒

淳祐九年十月 日牒

三

提領戶部財用牒

準遣許迪功

伏覩迪功郎差充淮南西路安撫司準備差遣許  
文辭卓犖意氣崢嶸早掇高科兼通邊事今保  
舉堪充文華科任使除已具錄奏

聞外須至公文牒請

照會謹牒

淳祐九年十二月

日牒

趙押

事實



郡志

許月卿字太空後字宋士婺源許昌人祖琳輕財好施紹興甲寅大飢盡散家之積粟活萬餘人邑大夫嘉之聞於朝旌其閭曰許長者父大寧字寧之有學行所著有雙桂堂藁嘗教月卿曰段秀實笏擊朱泚顏杲卿面折祿山簡冊有光精爽如在惟爾英烈追配古人此高宗皇帝追賁李若水訓辭也小子識之月卿年十六鄉試冠亞選讀書岢嶇山中三年業成往師魏文靖公聞六經之要淳祐四年以別院第二人登第廷對專攻史嵩之時徐元杰力攻史史陰殺

之月卿率三學諸生伏闕訟寃理宗嘉其忠而外畏  
史則陽曰許月卿狂士也不省除京教言謝相方叔  
子干政失職未幾謝亦免後又數上書斥丁賈奸邪  
出佐江西漕宋亡衰服深居三年不言門人江愷常  
質其故月卿大書范祭寢所乘車事以付之後雖言  
常如病狂不可了卒年七十平生讀書五行並下一  
覽終身不忘肆意爲文章不可繩墨獨所進百官箴  
高古粹密惻然有愛君之心晚號山屋所著有山屋  
先天集有書經註及百官箴行於世謝疊山嘗書其  
門曰要知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可以想見

其人矣子飛字仲鵬所著詩文有小山集

邑志

許月卿字太空以宋亡更字宋士許昌人其父大寧嘗教之讀高宗追賁李若水之訓辭曰小子識之其忠義之教有自來矣年十六領鄉試往師魏鶴山始聞六經之要登進士第授濠州司戶辟呂文煥幕以剛直忤煥煥欲殺之不得而殺其僕時徐元杰爲史嵩之所殺月卿率三學生伏闕訟其寃理宗內嘉月卿而外畏嵩之陽曰許月卿狂士也除京教又言謝方叔之子干政失職謝亦免官因上書斥丁賈奸邪

出佐江西運幹嘗進百官箴以諫及宋亡爲服斬衰而三年不言後常如病狂雖言不可了踰五年卒謝疊山嘗書其門曰要知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能令人景慕如此所著有山屋集其墓在卅九都

鄉賢錄

許月卿字太空後字宋士人稱之曰山屋先生許昌人幼穎異七歲能屬文年十六鄉試冠亞選讀書嶺嵒山中三年業成往師魏了翁聞六經之要許飛撰月卿行狀云年十五從董夢程游董爲朱子門人程正思之高弟端平乙未縣大夫王瑱俾受學于文靖

公子魏子月卿往卒業遂有志當世事淳祐四年登  
第廷對專攻史嵩之竟以此見抑有旨陞甲賜進士  
及第授濠州司戶叅軍時徐元杰與劉漢弼等力攻  
史史陰殺之月卿率三學諸生伏闕訟寃理宗嘉其  
忠而外畏史則陽曰許月卿狂士也不省歲丁未及  
代兼領本州教授攝知錄叅軍沿江制置辟月卿招  
撫司從事發運司亦聘入幕尋丁父憂免喪遷臨安  
府學教授升黜必當士論數上書言事丞相謝方叔  
子干政京師目之爲小相嘗使招月卿月卿不往時  
余玠子如孫帥蜀貪殘廢法月卿因上言乞斬如孫

函首謝蜀小相怒諷臺臣擊之因失職董槐言之理  
宗特創員外闕留置京師時丁大全居政府故不就  
寶祐乙卯槐更奏月卿入江西庾幕尋改幹辦本道  
提舉常平公事待次六年不就使者史繩祖屢書起  
之既至遇黃萬石有獄賂使者左右枉其事公爭之  
賄以不行於是勢家訖無犯法者江右因號公爲鐵  
符尋攝提舉事政尚廢平多所平反江古心執政數  
薦之朝而憾已者當踏竟循丞直郎幹辦浙西安撫  
司公事不就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權侂人主至是  
屢書起之試館職與黃鏞偕召月卿言朝政失人心

者三事并誦南州高士林實夫所爲序以諷似道似道佯唯唯未幾以陳宜中易月卿召併浙西賊罷去志云數上書斥丁賈奸邪出佐江西漕乃步歸故里杜門著書號泉田子宋亡衰服深居五年不言後雖言常如病狂不可了卒年七十月卿平生讀書五行並下一覽終身不忘肆意爲文不可繩墨獨所進百官箴高古粹密惻然有愛君之心所著有山屋先天集百官箴書經註

文獻志

許月卿字宋士發源許昌人師魏鶴山淳祐四

年進士官止江西運幹號山屋嘗進百官箴以諫宋  
亡服斬衰不出五年卒所著曰山屋集

南畿志

許月卿婺源人父大寧有學行嘗教月卿曰段秀實  
笏擊朱泚顏杲卿面折祿山簡冊有光精爽如在惟  
爾英烈追配古人此高宗追賁李若水詞也小子識  
之後月卿登第攻擊權貴無少顧忌數上書斥丁賈  
奸邪出佐江西漕宋亡五年不言雖言亦如病狂卒  
年七十謝疊山嘗書其門曰要知今日謝枋得便是  
當年許月卿



請建山屋書院文移

一直隸徽州府婺源縣儒學生員方瓘等呈爲懇崇  
儒祀請賜祠額以昭風教事宋儒許月卿號山屋  
幼有大志潛心聖賢之學師事朱子門人董介軒  
及魏了翁十六歲登科廷對始憂勤終逸樂策問  
謂進逸樂之說者宰相竊權之具即觸奸相見抑  
後伏闕訟徐元杰之寃乞斬小相之首皆言人所  
不敢言以致直道難容官止運幹退居受徒講明  
正學著書立言而猶夢寐不忘君國撰百官箴數  
萬言以進發詞愷切歸於正心且謂身可殺而愛

君之天不可解使其終於立朝必能鞠躬盡瘁匡扶宋室惜夫有志未伸宋祚不永衰經憂服深居抱憾而卒即其愛君愛國之誠忠直出於天性觀其經傳著述之精理學得之真傳其生也天子有狂士之稱士民有鐵符之號其終也謝疊山嘗書其門云要知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文章道德忠義氣節令人推服如此人至於今稱之凜然猶有生氣誠大宋之名儒後學之師範也

國朝崇儒重德享祀郡邑鄉賢隆至無闕生等思得婺源先賢自朱子以後惟胡文峯許山屋二人爲

最山屋之學爲文峯所推而忠風義槩尤其所仰  
慕顧文峯已有祠院奉祀而山屋獨無祠享裔孫  
許亮欲於本里霞山創祠立塾割田奉祀以揚前  
烈蓋非但其一時子孫之私情實萬世人心之公  
議也今幸逢

督學宗師老大人馮 蘊聖賢誠明之學得濂洛淵  
源之正主張名教扶持正學正陽德明盛之日諸  
生慶逢之時也理合具呈伏乞轉申請賜祠額俾  
得照文峯書院事例子孫奕世奉祀非惟崇獎先  
賢維持斯道且使天下學者知所激勵效法而賢

者之後不終於決斯文章甚世道幸甚爲此合行  
具呈須至呈者

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生員方瓘 汪大倫

吳文光 方邦慶 汪春時等呈

一直隸徽州府婺源縣儒學為懇崇儒祀請賜祠額  
以昭風教事准本學生員方瓘 等呈前事云云  
本學未敢擅便擬合申稟爲此學司今將前項緣  
由申請伏乞照詳施行須至呈者

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教諭劉伯瀚

訓導楊試 項秀 司吏魏萬芝

一直隸徽州府婺源縣爲懇崇儒祀請賜祠額以昭  
風教事准本學生員方瓘等呈前事云云准此照  
得宋儒許山屋道藝忠節脩載誌傳文章著述具  
存經典錄祀郡邑鄉賢歷有可稽今其裔孫許亮  
創專祠以揚前烈生員方瓘等呈舉請賜祠額俾  
照雲峯書院事例子孫奕世奉祀以勵後學緣係  
懇崇儒祀請賜祠額以昭風教事理本縣未敢擅  
便擬合申稟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知縣馮綬 涪西

縣丞饒邦弼 主簿薛固齡 典史晏良佐

司吏葉廷光 典吏潘熙 江有容

一申

提學察院馮天馭 午山

批 許山屋忠風義槩炳然與日月爭光操行如此則道德性命之蘊可徵已是宜褒崇以匡世教

一申

本府大府余勉學 東臺

批 據諸生所呈攷誌傳所紀則許山屋學行之在當時誠可與胡雲峯並駕矣然後學之士

但知有雲峯而不知有山屋豈闡揚之未大歟  
宜準雲峯故事爲山屋書院以祀之此繳